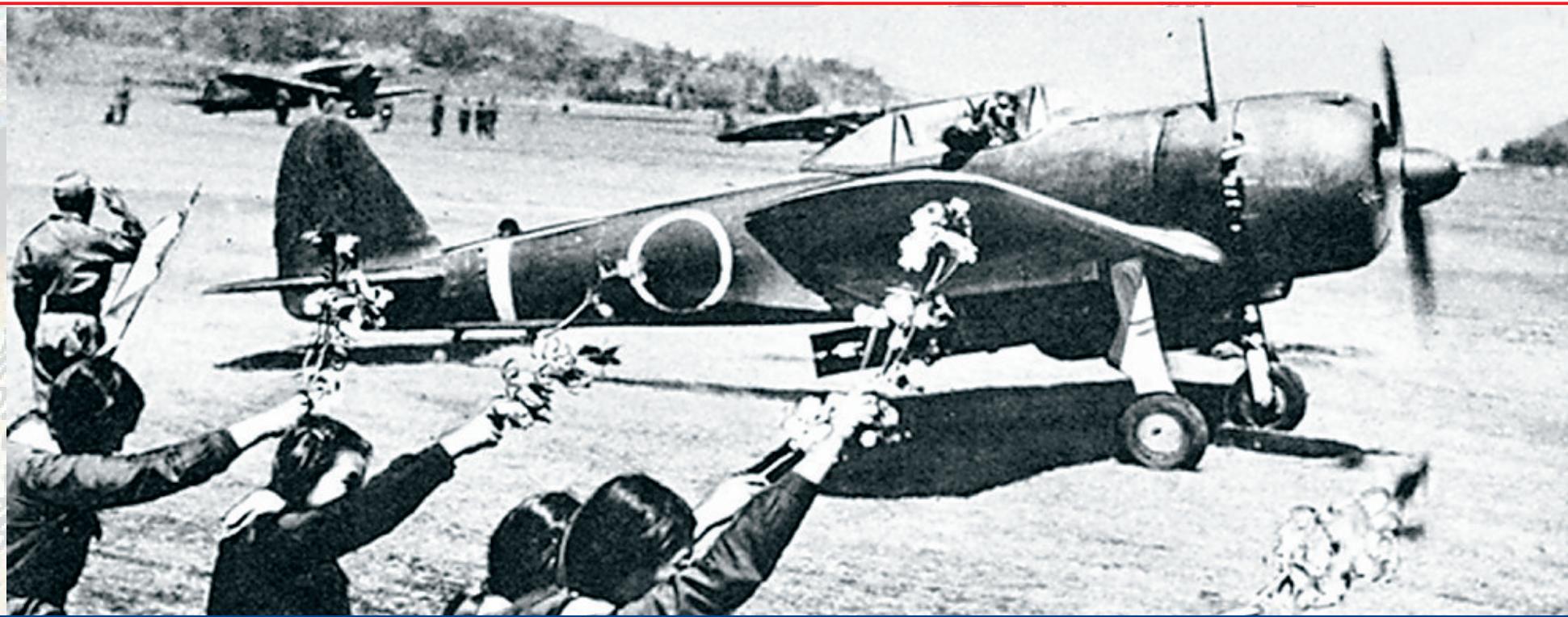




一群日本女学生在机场挥舞着樱花枝“欢送”即将起飞的“神风特攻队”队员。



揭秘臭名昭著的神风特攻队

编者按：

日本鹿儿岛县南九州市知览村是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神风特攻队”大本营。继去年申遗失败后，“知览特攻和平会馆”于2014年5月13日召开国际记者发布会，再次为这些充斥着“玉碎”“忠君”等字眼的材料申请“世界记忆遗产”。此举当即遭到了在场多国媒体的强烈质疑和反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里，日本“神风”特攻队试图用自杀式攻击拯救败局。这一视人命如草芥的疯狂举动完全违背人性，是毫无理智可言的暴力行径。为揭露现代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军国主义招魂的不死贼心，戳穿“神风”敢死队员“忠君爱国”的无耻谎言，本版特编集诸多史料，以飨读者。

时事档案

“神风”无耻的攻击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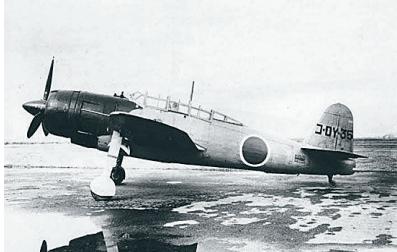
由大批日本海陆军士兵组成的“神风特攻队”主要分为四种自杀攻击形式：

一是飞行员驾驶零式战机、彗星型轰炸机、零式战斗机等快速小型机，只带单程燃料和炸弹，更有甚者带上汽油瓶（罐），当发现攻击目标，就连人带机撞下去，机头触及目标即发生剧烈爆炸。

二是“震洋”自杀艇，由一人操纵，往往利用夜幕以30节的速度冲向敌舰，同归于尽。这种艇长6米，装载两个250磅（113千克）的深水炸弹。

三是樱花11型飞机，俗称“樱花弹”，长6.1米，翼展5米，头部装1.2吨TNT炸药，动力为三部火箭加速器。飞机内部与弹体连为一体，不能分离，舱门不能从里面打开，加上没有起落架，没有其他武器，飞行员绝对无法逃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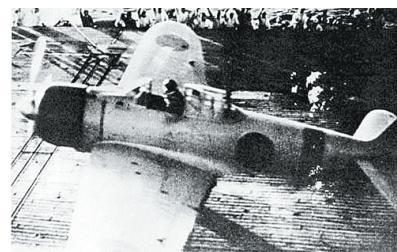
四是“回天”自杀鱼雷，此鱼雷与“震洋”自杀艇和“樱花弹”极为相似，由一人操纵普通鱼雷，利用夜间高速撞向敌舰。



彗星式轰炸机



樱花11型飞机



零式战机

二战结束的时候
日本海军航空兵

2525人

日本空军 1387人
在“神风”自杀攻击中送命

根据美国空军的统计

将近2800次神风攻击
导致34艘海军舰只沉没
损坏368艘
4900名海军官兵死亡
受伤者超过4800名

制图/张昕

C 敢死队员是被推上飞机的

大西对“神风”队员们发表讲话称：“日本正在存亡的关键关头，能拯救国家的不是大臣，不是将军，只有诸位这种纯真的爱国热情，才能拯救我们的祖国。我代替一亿国民请求诸位，一定要成功，坚信神州不死，你们将成为护国之神”。

1944年10月25日的萨马岛海战中，日军航空兵关男大尉率23名志愿者组成的“神风特攻队”首次作战，下设大和、敷岛、朝日、山樱四小队。

关男指挥的敷岛队出动6架携带250千克炸弹的零式战机，撞沉美军护航航空母舰“圣洛”号。此后，敷岛队第二波自杀机和其他自杀机部队先后撞伤“圣桃”号、“苏万尼”号、“卡里宁湾”号等3艘护航航母。这种疯狂的自杀式袭击给美军舰队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和伤害，“神风特攻队”一战成名。

从莱特湾海战开始，此类大规模、有组织地自杀攻击成了日军疯狂的“杀手锏”，硫磺岛战役和冲绳岛战役中达到了顶峰。

对于右翼势力经常美化日本空军“神风特攻队”是在为天皇效忠，《朝日新闻》主编渡部恒雄愤怒地说：“他们说这些日军敢死队员勇敢并乐意去死，并在死前高喊‘天皇万岁’，这完全是个谎言。他们其实是待宰的羔羊，每个人都在犹豫不决，其中有些人站着都站不起来。他们是被官兵们推到飞机上去的。”

据悉，特攻机队一般都由数架战机“护航”前往任务区。官方理由是评估战果，有可能的话并对殉难现场摄像，以记录死去的飞行员之“荣誉”。但实则也发挥督战职能，对有退却迹象的队员执行“惩处”。冲绳战役时，一半的特攻队员都在出击后因故（如敌踪消失等原因）取消任务返回了。但是，日军上级对这些返航的特攻队员，会动员同伴加强心理压力，务使坚定执行下一次必死任务的意志。有时甚至强行将他们关入禁闭室，要求写检查，不少人因为压力太大而在禁闭室内自杀。

日本战后幸存战绩最高的王牌飞行

员坂井三郎，在出击中依靠经验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以他们驾驶的轻型零式飞机，即便撞中敌舰也不过是“烧一阵就完了”，根本无法改变战局。想到随自己出击的不过是一群孩子，坂井最终选择了当时被认为十分屈辱的率队返航。落地之后，站成两行的地面人员个个板着面孔，没有一个人和他说话，但坂井始终认为自己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坂井三郎在战后接受采访时表示：“大本营发表的特攻战让士气大受鼓舞完全是胡说八道！绝对会死的作战非但鼓舞不了士气，反而会使士气低落。”

太平洋战争时期“最强的零战驾驶员”岩本彻三也非常反感“神风特攻”，在他看来训练出来的飞行员都是有生命的人，“训练出来只是为了一次撞击的话是没有意义的”。他也并没有像日本的另一位王牌飞行员西泽广义那样一头扎向美国人的军舰，而是活到了战后。

不少历史资料显示，即使那些遵从命令战死的“神风”队员也并非真心愿意登上飞机。

据说，第一支“神风特攻队”的负责

人关男上尉当时仅有23岁，刚刚新婚四个月，当大西询问他是否愿意率队执行首次“神风特攻”任务时，关男闭起双眼，低头沉思了十多秒后才说出“请让我去带领他们”（另有一说是他在考虑一晚之后才接受的）。

关男曾在出击前对采访的记者说：“我有即使不冲撞敌舰也能用炸弹命中的自信。如果让我们这些优秀的驾驶员去白白送死，日本的未来很灰暗。我不是为了天皇也不是为了帝国，而是为了妻子和最爱的人去死。”后来他在自杀式攻击中战死，无法跟自己的妻子再见一面。

盟军方面更是对这种轻视生命缺乏人性的战术嗤之以鼻，一位名叫皮尔斯·钟斯的美军中士在接受采访时曾说：“神风队员都是军国主义影响下得了神经病的病人，这违反了人类战争的公平，也是我所见过的最无耻的行为。”

1945年，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神风特攻”也随之寿终正寝。8月15日当晚，“神风之父”大西泷三海军中将在绝望中切腹自杀。

A 恐怖的自杀式袭击

1944年秋天，曾经猖獗一时的日本海陆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早已威风不再，在珍珠港曾令盟军胆战心惊的日军优秀飞行员们此时大多已长眠在太平洋海底。新手们由于极端缺乏训练和飞行经验，战斗力大幅下滑。

1944年10月17日，“神风特攻”之父、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大西泷三海军中将抵达美军大反攻的前线菲律宾。

大西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法西斯分子，他曾参与策划偷袭珍珠港的阴谋，被称为日本海军航空界的“瑰宝”。面对日本帝国节节败退、全线崩溃的危局，大西认为只有拼死一搏才能转变战局；在战斗素质短期内无法提高的情况下，不如组织飞行员驾机对盟军舰只进行撞击，不仅大大提高命中率，而且会造成更大的杀伤震慑。于是他在1944年10月19日深夜召集第一航空舰队的精华第201航空队开会，组织了“驾机撞舰”的特别攻击队，取名为“神风特攻队”。日军希望这些自杀飞行员如同飓风一样阻挡住美军前

进的步伐。

大西对“神风”队员们发表讲话称：“日本正在存亡的关键关头，能拯救国家的不是大臣，不是将军，只有诸位这种纯真的爱国热情，才能拯救我们的祖国。我代替一亿国民请求诸位，一定要成功，坚信神州不死，你们将成为护国之神”。

1944年10月25日的萨马岛海战中，日军航空兵关男大尉率23名志愿者组成的“神风特攻队”首次作战，下设大和、敷岛、朝日、山樱四小队。

关男指挥的敷岛队出动6架

B 出发前给队员吸“冰毒”

资料显示，美国海军在“神风特攻”出现仅3个多月（1944年10月—1945年1月）的统计中损失惨重，航母2艘被击沉、18艘受创，战列舰5艘受创，巡洋舰8艘受创，驱逐舰3艘沉没、22艘受创，登陆舰14艘沉没。此外，美国轰炸日本本土的远程轰炸机同样受到过自杀式攻击的袭击。

这些所谓的“赫赫战绩”引起了日本国内上下的欢腾，大量年轻人自愿加入神风特攻队，日本在国内大量征召少年志愿航空兵，作为神风队员进行紧急培训。位于日本福冈的陆军航空兵飞行学校甚至直接改成了第六航空军，他们不过多地学习着陆技巧、飞行或如何使用机上的通讯装置，只学习一些基本的飞行技能，最终大多成了战争的炮灰。

他们被视为拯救日本的最后一搏，甚至有日本女学生挥舞樱花枝来到机场“欢送”他们。

一位“神风”队员根据亲身回忆写道：“吃的是竹叶包的饭团，添以战时所食粗菜，食后又将自己的姓名、遗物写于身旁所带的包袱上……在指挥官面前写下绝命书，在领上系紧裤子，因无钱的关系，只得用向医务室讨来的绷带权充裤子。”

据有关材料记载：“飞行员多为18至25岁的日本青年……据闻在出发做一去不复返之飞行前，可与

D “神风”遗毒尚在人间

二战期间，约有4000名“神风”队员战死，大部分年龄在17岁左右。战争结束后，残存的“神风”队员奉命投降，还有极个别人在“特攻”中侥幸生还，合计约有数百人，他们大多因年龄过小，被送进美军感化院（即未成年人看守所）内接受教育。

重获自由的“神风”队员，想要回归日本主流社会，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一方面，他们被社会舆论认为是“畏死者”，失去了工作的机会；另一方面，他们还需要面对作为幸存者的自责。绝大多数人最终都从战争阴影中走出，过上了平常人的生活。

一些“神风”老兵则对于战争的残酷记忆犹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特攻队飞行员说：“看着他们离开感觉非常痛苦，他们先走了一步，而你却还在后面，因此总觉得欠了他们些什么。”同时他非

常坦诚地说：“当我没有被选中时，如果说我不高兴那是撒谎！”但也有些人仍然执迷不悟地怀念过去，以出版回忆录及影视作品等方式继续为日本法西斯大唱颂歌。比如，由一直鼓吹右翼思想的石原慎太郎编写的《吾为君亡》，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感动得泪流满面”的《永远的零》等等。

作为当年“神风特攻队”的大本营，日本鹿儿岛县“知览特攻和平会馆”共收藏了约1万4千件“神风特攻队”队员遗物，此地名为“和平会馆”，实际从解说词到展示方式都是在为军国主义招魂，连续两年提出为“神风特攻队”遗物申请“世界记忆遗产”。

据介绍，在去年以特攻队员遗书、信件等333件物品为主要申遗构成的基础

上，今年的申遗还会加上一些诸如当时照料特攻队员的学生成绩、当地孩童写给特攻队员遗属的信件，以及当地女性赠送特攻队员的吉祥物等物件。

无独有偶，今年1月，安倍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明治日本产业革命遗产群”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而这些所谓“遗产”中，既包含有曾奴役中国和韩国劳工的矿区，也包括日本帝国海军造船厂等见证日本军国扩张历史的产业遗迹。

这些申遗举措无疑都是披着“爱国主义”的外衣，不断假“和平”之名，行美化侵略战争之实，回避发动战争的历史责任，企图通过申遗这个舞台，向国际社会传达军国主义不死的意图。

二十世纪中叶，“神风”试图用自杀式攻击拯救二战败局，最终失败，4000多条鲜活的生命成为军国主义最后的殉葬品。如今，这股鼓吹右翼思想的“神风”假如再不消散，无疑将会把日本卷入劫不复的深渊！

（李冰）

即将出征的“神风”队员准备在额上绑上白色

